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
第十三回 皮奉山支賀分 孫孝姑嫁窮神

詩曰：漫言酒色頗難行，遠是冷鋪過太平。
白酒以能迷本性，訛到黃金動心情。

話說皮五癩子訛了眾人，吃酒，吵得鄰居一夜不安。

再言眾人天明約齊了，就奔張媽媽家來，說：「我的房子不租了，要悔交了。」正在塊告訴老太，不防皮五爺已到了張家。這裡眾人朝外一望，張老太問五爺：「鄰居待你可好？」「待我好！說：『老五，我們代你餵房，又要餵居，打酒買菜，各樣應酬。』」張媽媽說：「你就唱了一夜？」眾人聽了，就喊了一聲：「老太，皮五癩子把我家東西打得乾乾淨淨，我真真要悔交了！我房子不租了，你另尋別處吧。」皮五癩子開言：「悔交很好的。你家房子是賣斷了與我的，怎麼今日要悔交？想賴我的房子麼？我同你們到官，與你們評一評理，我在家房子唱曲，你們不許，這不是反了天了麼？」眾人不敢與他爭論，怕他難纏，只得各散。

再講皮五癩子就叫：「張媽媽，把幾個錢我，好打點燒酒喝，蓋蓋臉，同人支賀分去。」老太無奈，與他二十文，五爺打酒吃去了。上街正走之間，東頭來了一位少年人，一聲喝：「站住！」那人一唬，不知何意，說：「借幾兩銀子我用用，你可曉得我娶妻子麼？」那人說：「你娶妻子不與我相干！」

彼此二人言三語四，口角起來。五爺不由分說，攔腰一把抓：「我要看看腰裡。」誰知他腰內有一兩六錢三分銀子，被五爺一倒，乾乾淨淨。他又到了三叉路口，看見一位老爹，叫了一聲：「恭喜！」那老爹說：「我同你素不相識！」皮五爺說：「你不知我娶親麼？請你吃喜酒，看新娘，拿棒兒香。」那人說：「我腰內沒曾帶銀子！」適值封門南京王相公開言：「老爹，我代你墊一下罷。」那人點點頭去了。王相公稱了三星與皮五爺，五爺說：「一行無二利！」王相公也是三星。又到了那頭一個鴉子，弄了五星，走到南門訛了一條汗巾，也有手帕、腰巾、衣服等件，他今日到一總弄了十五兩銀子。他有了賭本，一直到了又雞王二家賭去，一輪輸的乾乾淨淨。皮五爺說：「奶奶，你好壞命！有了你，我天天輸。老實些不要他吧，相應退弔了吧。」不提。

張媽媽見五爺幾天不去，張媽媽先把二百文轎錢與轎夫，言定轎夫下午時來接。張媽媽各處找尋新郎官，沒處找。到了十八日一找，找到土地廟子裡，看見皮五癩子，奶奶叫他回來，又道：「你見忘了，兩天你就要娶親了，你支的賀分在那塊？」

五爺說：「我是男子漢大丈夫，你是女人家，你找著我，外人看見，男女授受不親，外觀不雅！」媽媽劈面一口啐，說：「該死的東西！」拉他就走。到了家中，數說一番。張媽媽又把幾個錢他，說：「老爹，你去剃剃頭，洗洗澡。」皮五爺剃頭洗澡之後，家來說閒話。又到了一個地方，把分子都找清了，回歸新屋，叫：「倪三，你二十日，我要借你家鍋代我煮飯，弄肉條子豆腐湯。你自己到街上買兩碗飯帶家來吃。我收你一百四十文分子，你家兩個人吃我的，我不兌數。」五爺到了十九日下午時，請了一眾匪友前來恭喜。

再講張媽媽到了天不亮起來，換了衣服，燒了香，開了大門，兩位轎夫前來說：「吳翰林家老太太三更才轉過靈祭，還有一家出殯，坐在城門口等了好一會，城門才開。」張媽媽同了轎夫奔清風閣孫府門首。

再講強氏大娘，自那日與張媽媽約定，並未與小繼知曉。

強氏大娘叫：「小繼，你起來，我同你說話。你快些起來！」

小繼說：「奶奶，此刻天還未亮，遲一刻起來。」奶奶說：「你起來！」孫小繼無奈，穿了衣服，到了天井，看見天還有月色。奶奶望小繼說：「開大門去！」奶奶乘大爺出去開門，遂隨手將他一推，奶奶上了拴，到裡面去了。又喊了一聲：「奶奶，轉一轉回來！」大爺心內明白了，自然奶奶又看上別人了。小繼歎了一聲說：「自然有人來睡熱被窩了，怕我礙眼！咳，也罷！待我轉一轉去。」

再講張媽媽已到，叫開門，將轎子歇下，然後見了奶奶。

奶奶說：「媽媽，叫你一亮就抬人的，此刻太陽到了半天井才來！」媽媽說：「我今日四更天就起來，又等了半天，轎夫他又出恭去了半會子。奶奶，也要等城門開了我們才得進來哩！」

城門不開，我們不能飛進城來！」張媽媽到了姑娘房中，叫了一聲：「恭喜你，姑娘！」姑娘說：「媽媽，你到我房中有何話說？」媽媽說：「姑娘呀，今日是你的吉日！奶奶代你恭喜，揀了一個姑爺，是一個至忠至厚的人，又不會賭錢，又不吃酒，人品又好，家道又好，聲名又好。」姑娘聽見媽媽一番言語，喊了一聲：「媽媽，有你勾串我繼母來賣我麼？」於是，孫姑娘大哭不止。強氏一聽，氣衝牛鬥，即刻就把姑娘在房內帶推帶拉，拉他上轎。吩咐兩位轎夫：「你們先走一步，我隨後就來。」張媽媽望奶奶說：「奶奶，你可看見姑娘身上穿的白鵝兒似的，奶奶，你有衣裳快些拿出來。」奶奶說：「我是沒有衣裳，你去吧！」媽媽說：「奶奶，你說的沒有衣裳，我去叫皮五癩子來，把姑娘一房一屋都搬了去就是了。」奶奶一想，喊聲：「張媽媽，站著呀！我找了兩件衣服與你。」一件元色衫子，上下有了裂縫；一條元色裙子，連腰都斷了；一雙大紅紗褶褲子，如料絲燈一般滑眼；一雙寶藍緞子鞋，連花都摸的邊也沒有，把這麼四樣的好物事與媽媽。媽媽拿了，到了街上，找不見轎子了，一趕趕半天，看見轎子是被人拉下來了的。見姑娘在轎內喊了一聲：「四方的仁人君子，我是孫大理的女兒孝姑，今朝被繼母勾串張媒婆來賣我，你們前來做一件好事，救救我吧！」隨即有二位上來，把轎夫打了一個嘴巴子：「好你把人抬到那裡去？」

不言轎夫被打，再言張媽媽遠遠的望見：「轎子歇下做什麼？」只見有兩位說：「這一個老騷母，我同你到縣裡去稟一稟官，你私賣人口！」張媽媽說：「二位老爹，你曉得姑娘嫁把那一個？你們也該聞這個人大名，就是那皮五癩子今日娶親，你認得何人？」二人聽說，唬得屁滾尿流的去了。於是媽媽叫轎夫抬姑娘到皮府完姻。且聽下回分解。